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家中再也没有一丝暖意，或许，从他们走的那一天开始就是这样了吧，我那据说是前往国外的父母。

家里的房子可供我安身，每月定时还有生活费打入账户，够我衣食无忧还可小有剩余。

除了无法得知那两个老不死的还活着没，似乎一切都很合适，我可以一直这样安稳地生活，直到某一天他们如去时一样突然回来。

似乎如此。

刚开始时，我对自己的生活十分注意，每天放学后会去认真地挑选蔬菜，回家后从头开始学习如何洗菜、做饭，在用各种或是美味或是新奇的食物将自己填饱后乖乖地去学习。当夜幕渐深，学习已毕，我会为自己切一盆新鲜的水果，来奖赏自己一整天的努力。

像这样的自己，最后持续了多久？

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我将自己慢慢遗忘。

我不再做饭，而是买来了成箱成箱的方便食品。当我感到饥饿的时候，就热好一包不知是什么的食物。端端正正地坐在桌前，发呆，任凭食物慢慢变冷，泡软。夜幕降临，千家万户逐渐燃起灯光，在我眼前展开一条斑斓的河流，新闻联播的声音开始从左邻右舍处传来，与之同来的还有各种各样的话话声：有欢快的，有平淡的，有悲伤的，有愤怒的......无数个声音在这城市的夜幕下共奏。

我呆呆地坐在桌前，未开灯的屋内一片寂静。

温度丝丝流逝。

“你还要再吃一些吗？我已经快吃完了。”

女孩的声音将我从回忆中惊醒，原本丰满的两盘菜现在竟已所剩无几。

还好。我心中嘿嘿一笑，卧室里我还藏有几包饼干，拿来垫胃充饥已是绰绰有余。

不过......

灰还在看着我，等我的答复，但我注意到，她的手正慢慢向筷子方向移动。

岂有此理！我大怒。我做的菜自己未尝几口还都叫你吃了？心念至此，大喝已出。

“放开那盘菜，让我来！”

说是急，那是快，只见我运筷如龙，游走菜间，道道虚影中盘中仅剩的几块芹菜与其旁的几小块咸菜便突兀的一一消失。

说来...没饭就当真好难吃啊，也不知道她是怎么吃这么多的。

...难道是乘我不注意时偷偷倒了？可恶，竟然敢浪费粮食！今天的盘子就由你洗了，我已下定决心。

洗完盘子后我将手上的水擦干，走向我的卧室。昨天由于一系列见者伤心，闻者流泪的事件，我竟在沙发上沉沉入睡，而让那个毫无自觉的丫头占了我卧室一夜有余！今天，我便要证明我天家纲纪，将她赶回她应该睡觉的地方——不错，正是天花板。

今天在我提菜回家前，我特意去楼上拜访了一番，提醒楼上的人家晚上小心不要把地板淹着。

这样做，灰今天把自己挂在天花板上睡觉时，应该会睡得很安稳吧。我开心地想着。

只求她不要一直诅咒我，让我睡不着...

正想着，卧室门已到眼前，还没等我推，门已从里打开，灰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被子太薄了，给我换被子。”声音淡然若水。

也是啊...我摸着下巴想着。现在已步入深秋，我的话由于比较懒，将这床夏被一直坚持到入冬都不是什么问题，但灰毕竟是女孩，不能像我一样随便，这条被子是不能再盖了。

幸亏，本人早有准备！

从背后拖出——一条毛巾！就是那种洗完澡后用来遮胸……不，是用来蔽体的毛巾，得意扬扬地在灰面前挥舞。

“她的话只要盖这条毛巾就可以了。我吗，就勉强一下自己，从衣柜的最上方取秋被下来盖好了，啊哈哈哈哈！”

我刚才应该是在心中想着没错吧，我应该没有自言自语地说出来吧！

在我“心”中默想的时候，灰一直低着头，等我想完了，她的头似乎更低了一点，然后...朝我腿上狠狠地踢了一脚，头也不抬地回房，关门。

这个臭丫头。我愤愤地想着，虽然踢得也不怎么疼，不过......咦？

我看了看手中的毛巾，看了看面前紧闭的房门，又看了看不远处的沙发，与...天花板。

我瞬间跪在地上，泪流成河。

说来...我的饼干还在里头吧...

好饿......

心灰意冷之下，我快快地回到客厅，躺回那个我睡了一夜的沙发，将毛巾往身上尽可能开的铺展。

这家伙，昨晚也不知道给我盖个厚点的——夏被也行啊！

好冷......